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四十一回 問真情拿獲賊寇 因案件私訪豪強

話說李七侯與惡法師馬道元二人，在廟內動手，不分上下。忽見從廟外進來十幾個官人，頭前那個拉著馬的，頭戴新緋帽，五品頂戴，身穿灰寧綢八團龍的單袍，腰繫涼帶，足登官靴，年約半百以外，赤紅臉。此人姓彭名雲龍，乃是開封府撫標守備，今日帶十名官兵，兩個跟人，來接新任的巡撫大人。這是作為哨探，如接著便打發人回去送信，合城的官員好接上司。

因半路遇雨，又渴了，來至這廟內想要喝碗茶。他聽裡邊動手，把門踢開，瞧見一個道人與一位壯士動手。那些官兵人等說：「你們為什麼動手呢？」白馬李七侯說：「眾位快來拿這賊人。」

我是跟新任巡撫彭大人的，你們快來，大人現在東配房內。」

那守備彭雲龍聽見，大吃一驚！先到東配房內給彭公施禮，然後又把兵丁叫了過來。彭公正著急，忽見一個穿官服的進來，口稱是撫標守備，說：「卑職給大人請安。」彭公說：「好！你急速到院中，把那道人拿住。」彭雲龍便把衣服一掖，拉出太平刀來，說：「好萬惡的道人，休要逞強，待我拿你。」馬道元喊說：「你等好不要臉，有幾個人是有能耐的。」他把刀一擺，行東就西，一往一來，連李七侯與彭雲龍二人都行啦！彭公站在東配房內說：「無知道人，著實可惡，你們官兵何不過去與他動手。」

那十個官兵之內，有一個哇呀呀一聲喊嚷說：「好一個賊道！欺人太過，看我結果你的性命！」拉出單鞭有雞子粗，長有三尺二寸，乃是純鋼打造的，重三十六斤。此人身高九尺，膀闊腰圓，頭戴官帽，身穿號鎧，青中衣，青布抓地虎快靴，面如鍋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粗眉直立，虎目圓翻。他一擺手中鞭說：「惡賊盜，你有何能？」照定頭頂就是一下，老道急忙閃開。他見人多，自己想要逃走，無奈又被他三人圍住。

馬道元急了，掄折鐵刀照定黑大漢就是一刀！被那大漢用鞭往上一迎，把那折鐵刀磕飛。老道往西竄去，被李七侯一刀背，砍於肩頭之上。那大漢一腿踢在賊道膝骨上，道人往前一栽，摔於就地。彭雲龍與官兵過去，把道人捆上。

彭公說：「那黑大漢你姓什麼？」那黑大漢過來給大人請了安，說：「我姓常名興，號叫繼祖，因我身軀高大，別號人稱鎮鐵塔。我是清真回回，住家在黃河北衛輝府城內，自幼學習槍棍，父母早喪，孤身無依，來至開封府投親，就在這裡守備營內當一名步兵。這一份錢糧，每月只領銀九錢七分，不夠我吃的，無奈何，全仗著我們一個親戚給我日用。我每一頓飯吃白面五斤，要吃米須得三升才夠。」彭公說：「抄他這個廟裡，還有一個婦人。」眾人到後邊各處一找，只有道童兒，並無婦人。又在西院一找，見院內一口大鐘，鐘內有哼哈之聲。

眾人把鐘抬開，見有一人，已經要死，年有二十餘歲。眾人給了他一口水喝，又給他找了一個饅頭吃，把他帶到前邊大人跟前。彭公問：「你姓什麼？為何在這鐘底下，只管照實說來。」

那人跪趴半步，說：「老爺！小人乃在開封府祥符縣城外五里屯住家，姓李名榮和，家有父母，生我兄妹二人。我妹妹尚無有許配人家，今年十七歲，比我小五歲。我娶妻張氏，住在本

村。今年正月，有本村監生張耀聯，綽號人稱惡太歲，他家也種有二十餘頃田地。他走動官長，結交衙門，霸佔房屋土地，好淫少婦長女，無惡不作。他遣他家使喚人朗山到我家，給我妹妹珠娘提親，要與張耀聯作妾。我父李緒文不願意。他在二月二十五日夜內，硬把我妹妹與我妻張氏搶去。小人被他的惡奴朗山砍了一刀，我父親也身受木棍之傷。次日我至祥符縣，太爺姓金名甲三，並未傳伊到案，反說小人妄告不實。小人又在開封府武大人那裡遞了呈子，仍批回本縣。金大老爺把我傳去，說我是刁民越訴，打了我四十板子，問我還告不告？小人說：『求大老爺開恩，我實是被屈含冤，被勢棍搶去人，身又受傷。知縣老爺不給我作主，我是有冤無處訴的了。』」彭公聽到這裡，說：「好官！他應該怎麼辦呢？」李榮和說：「那縣太爺把小人收下，次日傳張耀聯到案，他說小人借貸不週，因此懷恨，說我妹妹被我送到別處去了，我自行作傷，妄告紳士，又打了我四十板子，叫我具結完案。小人無奈，便具了結，回到家中。我母親連急帶嚇，竟自臥病不起，三月十六日死的。」

小人又想妻子，又想妹妹，先把我親娘埋了，料想在河南省打官司如何贏得了？便找了一位會寫呈狀之人，寫了一紙呈狀。

我帶路費，打算要進北京，跪都察院鳴訴此冤。誰想我走到這廟門首渴了，要點水喝，老道把我讓進廟來，問我哪裡人？我一說實話，他把我的呈子謊過去一看，立把小人抓住捆上，放在那個鐘底下。小人想，若是不能救出，必餓死在內！我家中素日供著觀音像，我每日燒香，今在難處，我不住磕頭，只求有個救星。今日多蒙眾位老爺救我出來，求眾位老爺救我，替我鳴冤。」彭公說：「本院便是新任巡撫，此事只要是真，我定然替你報仇。」又把那賊道帶過來說：「你把李榮和那張呈狀收在哪裡？」馬道元說：「燒了！」彭公說：「那兩個道童不必帶

去，著他二人看廟。」

此時風息雲散，早露一輪紅日，天有正午。彭公又叫人各處去找，並無婦人，自己即帶眾人一同出廟，上馬竟奔汴梁而去。走了有數十里光景，到了關帝廟，進城便到巡撫衙門。興兒早已到了，即把大人迎接進去。彭公吩咐將馬道元與李榮和一一派彭雲龍看押。次日，護理巡撫印務的藩台英春，派首府送印過來，自己擺香案望闕叩頭謝恩，接了印信文卷。又次日，去拜藩、臬、道、首府、首縣，大家又回拜。亂了幾日，文武署員全皆會過。彭公知道李榮和這案內有情節，立刻委派了武巡捕李七侯、常興二位，都保了一個六品虛銜；文巡捕是彭興，餘者各有所差，請了四位師爺專辦書啟奏折，又留常興幫李七侯辦事，賞京制外委。

這日，把馬道元與李榮和一一交臬司劉彥彬辦理。這位臬司乃科甲出身，為官清正賢能，到任不久。今接了巡撫大人交下來的案件，立時升堂，先訊問了李榮和的口供，與他的來文一樣，立即帶上馬道元跪在堂下，劉大人說：「你一個出家人，不守本分，結交匪人，私害人命，又在廟中行刺，還不把你所作之事從實招來。」馬道元說：「李榮和因他告我的朋友，我才把他扣在鐘下。李七侯也是一個賊人，我二人素日有仇，我要報仇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你這廝胡說，李七侯乃巡撫大人標下。你所行之事，何人所使？你趁此說來。」馬道元說：「小道無話可說。」劉大人說：「給我拉下去打！」兩邊人役拉下去打了八十板子，又帶了上來。劉大人說：「你還不實說！」馬道元說：「大人！我與李七侯有仇是實，並不知是巡撫大人，要知是巡撫大人，出家人再也不敢行刺。」劉彥彬吩咐把這二人帶下去，叫李榮和討保，將道人入獄。立時行文，往縣裡要張耀聯急速到案。過了兩日，縣裡回文說：「張耀聯人都探親，無日可歸。」

劉彥彬又催了兩次，也是並未傳到。

這日上巡撫衙署辦公事，彭公將他請至書房之內，把一應公事辦完，先問：「寅兄！馬道元與李榮和二人，應該怎樣辦理？」劉彥彬說：「馬道元身入玄門，起意不端，謀殺人命，雖未害死，但他惡念已出，立意已壞，此事不能輕縱。還有，李七侯與大人在他廟中避雨，他懷仇謀害，按律應斬立決，把首級懸於通衢之處示眾。只有張耀聯這廝，並未到案對詞，我屢次催傳，該縣回文都說伊人都探親，無日可歸。」彭公聽罷，說：「是了！我也知張耀聯是個不法之人。他認識馬道元，這就不是好人。因牽連府縣，寅兄回去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劉彥彬喝了兩碗茶，立時告辭。彭公想了想，把李七侯叫上來說：「李壯士，你換上便衣，跟我到那五里屯訪訪張耀聯果是何等之人？我

我再為辦理。」李七侯換了便衣，二人由後邊角門出去。巡撫彭公假扮作一個算命之人，帶李七侯出了酸棗門，直奔五里屯而去。正值端陽節後，夏日天長之際。彭公這一入五里屯，又生出一場是非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